

【青春酷映】



Xiarimoli

夏日·茉莉

有一种爱， 是一种静默的情感， 静水深流

火星公主 著

 珠海出版社

【青春酷映】

有一种爱，
是一种静默的情感，
静水深流

Xiarimoli

夏日·茉莉

 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日·茉莉/火星公主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8.7

(青春酷映/陈媛主编)

ISBN 978-7-80689-988-5

I. 夏... II. 火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4349 号

青春酷映之夏日·茉莉

© 火星公主 著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2639330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:16 字数:220 千字

版 次: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689-988-5

定 价:47.60 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我青春,所以我骄傲,所以在这个妖魔化的世纪,在这个美女如云的学校,我选择做金刚女,摒弃爱情,我自知不会成为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公主。

只是,当我不小心踩到了他的脚,也顺便踩中了爱情的时候,所谓的骄傲,所谓的自尊,所谓的金刚形象便不复存在了。

他会跆拳道,我怕,怕他踹我;他那会跆拳道的学妹瞪我,我不怕,你凭什么瞪我。

我选择了爱,同时也选择相信,恶意陷害也好,故作可怜也罢,我的爱情,我不会让。

在这场爱情角逐里,谁会先撕下不爱的伪装,坦诚爱情的谎言?

目 录

1. 我是你可爱的小妹 /1
2. 交往,还是做和尚 /32
3. 好吧,我们交往吧 /71
4. 双“玉”合璧 /111
5. 碍事的给我闪 /148
6. 再见我的“森林天使” /177
7. 爱再回来 /216

我是你可爱的小妹

我站在大厦门口，看着那个保安，他也看着我。他请我不要
在外面逗留，我不能进去等人，便晃来晃去晃晕了他的眼，他便
瞪我。

他瞪我，我走远一点便是。

走远一点，也躲不过祸。第二个长相丑陋的女人走过来向我
推销某某牌子化妆品，我感到无地自容——她真的长得比我还难
看，连普通话也说得比我蹩脚：

“请问小姐平时用什么化妆品？”

“我不是小姐我是LADY，还不会化妆。”

“那用什么洗面奶呢？”

“不爱洗脸。”

“请问小姐多大了？”

“十四岁半哎，我在等我妈妈下班。”我的表情实在纯真得可以。

然后，我看着她，她也看着我，零点零一秒后，她终于发现我在耍她，于是她瞪我，我则把她瞪出N米远。她远远站在那里，用眼珠枪毙我。我站在那里想，这些人都有什么毛病？

然后，有人从玻璃旋转门里出来了！

正是我要等的学姐——梁靚。

“妈！”我兴师动众地叫。

“神经病！”梁靚瞪我，瞪过后又乐，“你愿意接受我了？”

我在零点零一秒后立刻崩溃。这个扬言唯一暗恋过的人便是我亲爱的爸爸的女人，似乎做梦也想做我的小妈。我亲爱的爸爸是温文尔雅的音乐教授，手指甲很干净，眼神温柔，他所拥有的一切能满足所有女人的幻想。但她只见过我们全家从前的照片。难怪有人说，女人的幻想从十五岁到五十岁，男人则不一样，二十岁的男人会幻想五十岁的女人吗？答案是OF COURSE NOT。

我是跷课来陪她面试的。她今年大学毕业，L大土木系，大学里的金刚专业。女孩子太少，乏人问津，她漂亮，又温柔，伪装得极像智慧型美女。

“这次面试怎样？”我问。

“不怎样。”

“其实工作不必东挑西挑，殊途同归，早点签出去好，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。”我对她没有仇，只有烦。她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地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晃得我满眼葱花。

梁靚皱起眉头叫：“我也想啊，但是他们都看不起我。”他们，

指的是面试官。

“你想找的工作和专业不对口，他们看不起的是你的专业。”
我提醒她。

她笑，幸灾乐祸：“我的专业便是你的专业！”

“好吧！”我叹气，“他们看不起我们的专业。”

我们是同行，她是我的同门师姐，其实我一直对我的专业感觉良好的，工程师设计嘛，将来从事钱又多名声又好的职业，哪里不好？

但是梁靓不这么想，她要去做文字工作。

她说：“其实他们是看不起我，更看不起我的专业。”

哈哈，没错！她的专业跟工作不对口，她的工作跟她的兴趣倒是姐妹情深，可惜兴趣养不活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谁。

我笑她：“霸王逻辑。”

她又开始“叨叨令”般教育我：“霸王逻辑也好，猪逻辑也罢，别人眼里，土木专业女生跟金刚没差别。青春像水一样流失，我是你的学姐又是同门，关心你才建议你的，早点改嫁吧，转个有气质的专业，做花瓶也比做刀枪不入的金刚好。”

我乖乖地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社会不尽如人意，工作难找，可是你要想从别人嘴里抢饭吃，那需要勇气和力量，抢不到，也不要过于怨天尤人。

但我不能忤逆她，她到底还是我的学姐，我是她用来壮胆的，她走到哪里，都要拖上我。我们两个人住在公主楼最小的宿舍，打雷闪电沙尘暴全部都怕，毫无金刚气质，外强中干。

现在我们正走在街上，三月，太阳强烈，精神萎靡。人家说这

种北方城市里的春天,是个三流美女,要来不来,来了也不敢搔首弄姿,仿佛名不正言不顺,所以她就细声细气慢慢地走来,乍暖还寒。

“你下午有没有课呢?”梁靛问我。

“你想怎样?”我立刻提起十二万分的谨慎。

“没有?!那太好,陪我!先吃饭再逛街SHOPPING。”

“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也这么HAPPY?”我不明白。

“逛街购物也能HAPPY,女人要懂得疼自己。”

她的话,令我一阵头皮麻:“你还不是女人,只是小女孩。”我纠正道。

“啧啧,说不过你这张嘴,这么伶牙俐齿怎么不去说相声?”她狠狠捏了我一下。

结果,街没有逛成。学姐接到格格女电话,便名正言顺地把我甩到一边,我想我大概真的只是用来壮胆的。

格格女是梁靛的同班同学,祖先是旗人,哪一旗无从考究,据格格女自称,如果大清皇朝还在,她便是个格格。这不正是痞子蔡式的霸王逻辑吗?谁会相信她的鬼话呢?她那么一说,人家也就是那么一听,没有人会往心里去的。大概只有她自己拿自己当格格吧,因为她的同学似乎都不怎么睬她。

当然有一个人例外。

这个人,就是梁靛。她果然就拿人家当公主一样崇拜。

格格女约梁靛去见她的朋友,这纯属变相相亲。大学要毕业

了,她们便开始热衷于把自己用得上的朋友或亲戚互相介绍来介绍去。梁靓说,不管签什么,签出去就好,做全职太太也好啊。她一定是找工作时闭门羹吃太多,丧失了信心。

我吃着我的冰淇淋,看着梁靓。

她也看着我:“怎么办呢宝贝?你和我一起去好了,也许可以拐个帅哥回家。”

“拐回家没地方搁。你走吧。”我对帅哥没有兴趣,他们只是看上去挺美。

“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?”她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。

我笑:“算了啦!你答应了人家,就是要把我甩掉,不要在我面前装纯情,我并不介意被你抛弃。”我是真的不介意,她走了更好,我可以立马回去睡觉。就算是金刚,没人疼没人爱,也可以自己对自己好的嘛。

我的话令她释怀,她的表情一下子就眉飞色舞。在我脸上使劲儿亲了一下,下一秒,钻进一台出租车里,一溜烟没了。

我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在街上走。左顾右看,表情陌生、眼神游离,仿佛我是刚进城的山里人。要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,必定得使出浑身解数吧。

我抬起头,对上帝做温顺的表情,梁靓啊梁靓,上帝保佑你吧。

手机响了。

亲爱的爸爸打来电话:“小宝贝,你好吗?”

我笑起来,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。你看看出门在外的金刚,在亲爱的爸爸妈妈面前,一辈子都是倍受疼爱的小宝贝,难怪

我们曾经拒绝长大，做梦也想变成彼德·潘，因为这种无忧无虑、吃饱饭就幸福的感觉实在太妙了。

“很好啊，三月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我在街上走，正在感谢把我带到世上的你们，能让我晒到这么暖和的太阳。”

老爸笑：“懂得拍爸爸妈妈马屁的孩子就是好孩子。”

“哈哈，”我笑，“亲爱的爸爸，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？”

“你爸爸收了一名好徒弟，是未来能当音乐家的那种。”老爸大大地感叹一番，“你亲爱的爸爸已经很久没有过这么优秀的学生了。”

“那要恭喜您啊。”我没有要自卑的意思，但我猜那一定是个男孩子。

“我们最疼的永远是你，小宝贝。”

“我知道啊。”

接着电话里一顿乱吵，过了会儿，老爸仿佛要去火星度假一般，声音越走越远：“换你妈妈说。”

随即一个无比劲爆的声音从电话里飞出来，不用怀疑，那正是我最最亲爱的妈妈。

她说：“哎，女儿啊，妈提醒你，你去年满了十八就已经正式成年了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你不打算养我了？要我自己赚钱上大学吗？”我心里一阵慌乱。

“妈怎么会那么禽兽呢！只是提醒你，成年了就可以交男朋友了。”

我晕，就为这个？

“十九岁大的女儿不是过季的白菜，不用着急好不好？”

“妈就是打电话提醒你，这个事情要抓紧，女孩子不是过季的白菜，可是男孩子是地里摘回来的西瓜，你不抓紧挑，好的就全让人家挑走了，咱就没了！”

.....

每次这样的电话都是以唯美的爸爸开始，以脱线的妈妈收场。

我挂上电话，继续吃着我的冰淇淋，走在路上，有人向我吹口哨，我厌恶地瞪他们，然后想像自己戴上安全帽变成高级民工的样子，然后发现其实并不讨厌我的专业。做金刚又怎样呢？电影里，甚至有人提议金刚应该提名最佳男主角。

半小时后我已经走回学校，走进大门，主楼前沸沸扬扬，围观的人群像石头惊起的水波一样，越漾越大。校园里好久没有过这样热闹的场面了。

怪了，大家都挤进人堆里做什么？又在看什么？

我也跟着挤过去，看不出原委，大家都窃窃私语，每个人的表情异常兴奋，眉毛都是往上扬的，眼睛都是晶晶亮的。我用手肘碰碰旁边的人：“请问他们都看什么呢？”

.....

不理我。我眉头一皱，这人好傲慢。我抬起头看去，他很高，长得也很好看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酷酷的样子，过了会儿，他低头看着我。

“你看着我干什么？”我有些莫名其妙。

原来以为他会继续玩行为艺术的——耍酷二十秒，结果五秒钟后他的表情和声音都跟个冷气机似的回答我：“你踩到我的脚了。”

嗯？脚？我低头看我的脚，它正不小心地踩着别人的脚。

“啊，踩到了你就要说，这里人这么多，脚比人还多，你不说，光看着我，我怎么知道我踩到你。”我抬开脚，小声地抱怨了一句，“害我还以为自己多漂亮。”就是嘛，臭美是人的天性，自作多情是人的本性。难得有个男孩子盯着自己看，我怎么会不多想？

他仍然看我。

我立刻低头看我的脚，没怎样，于是又抬头看他：“又怎样？”

他若有所思看了看我，转身走了。

真是个奇怪的人。

怪人一走开，旁边立刻又有人挤过来。

“你们都挤着看什么？”我又问。

“你没有看到大广告牌吗？”人家指指头顶，“跆拳道协会正招人，据说会长和他的朋友会过来。”

看看人家，路人甲问什么，人家便答什么，热心指教。哪里像刚刚那个怪人，不吭不哈的样子，倒像个名副其实的金刚。

我抬起头往上看，原来真的有大广告牌！

“可是大家争着看什么？”我不明白地问。

“等一下会长要和他的朋友过招。”

“哪个是会长？”

“正在热身那个。”

那会长很帅嘛。

“那对手呢？”我问。

“还不知道，听说是外校的，除了会长，应该没人认得他吧。”

我愣一下：“大家争着看的原来只是这个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人家笑笑地反问我。

有人发宣传单给我：“这位同学，有没有兴趣参加跆拳道？等一下有表演，可以看完再考虑。”

跆拳道？应该是人家抬拳头我便倒那种吧。我偏头一想，跆拳道……它给我的联想就是：有人正飞起一脚向我的脸踢过来……我的神！我感到心脏突然“咣当”一声响，仿佛脸没了。我赶紧抬起头问上帝，这不是踢谁谁遭罪吗？上帝仿佛点头说是。我立刻明白过来，于是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赶紧闪！

我从人堆里退出来，继续在校园里漫游。十九岁，嗯，是原本应该青春张扬的年纪，周围的女孩子，打扮美丽，走起路来都眉飞色舞。我呢？看上去仿佛我刚进城的土包子。

梁靓说，土木专业的学生是世界上最闷骚的。她是不是说对了呢？

梁靓又说，我们需要能培养气质的社团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开始寻寻觅觅……

走到食堂附近，招新生的社团排成一条龙。每每3·15要来的时候，大部分挂羊头卖狗肉的社团显得格外活跃，似乎在说“我不是假的我不是假的”，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当然他们仍然骗得

到刚进大学的小弟小妹。

有人热心过度,以为我是初来乍到的新生,过来问本人兴趣爱好如何。

吾答曰:“看电影打麻将。”

此人随即对上帝做自杀的表情,迅速闪开。

我这叫不可理喻,专门对付那些热情得不可理喻的人。

一眼扫过去那些招新的社团,文学社?不行!学理科的学生文学常识少到跟文盲没差别,只有梁靛有改行的勇气。运动类?不行,我是懒人,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腿,否则我哪里会踩到人家还不自知。花协?花卉协会?插花?嗯,插花好,插花斯文,插花培养气质。

所以我决定了,我要去学插花!

我走过去拿了一张宣传单来看,有人向我介绍:“这位是会长。”

只有我一个外人,我有气无力地抬起脸来看她,然后所有犯困的细胞都苏醒过来——天啊!会长是个大美人!天啊!真叫人疑惑,为什么对插花有兴趣的只有我这种残手摧花型的金刚级人物?

是我错了,还是世界错了?

我向漂亮会长询问第一件事情就是:“花会长,插花会不会花很多钱?”

美丽会长笑道:“我姓杨,不姓花。插花的确比别的社团贵一些,但我会请专业人士来教大家。”

她真漂亮,她的笑,更令人惊艳。

我研究半天，想到第二个问题，从宣传单里慢慢地抬起脸：“嗯……花……杨会长，这个花协——”

美丽会长已经不在面前！

我去寻她，她已笑如春花地从宣传桌后面走出去，然后她挽着跆拳道会长走回来，一路问着：“一切都顺利吧？”看两个人欢天喜地的样子。我终于回过神领悟过来——他们是情侣。

杨美人顺便偏过头去对另一个人说：“先悠，谢谢你啊。”我的目光跟着看去，顿时我心“咣当”一下；和他们走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人正是先前不吭不哈的怪人冷气机！先悠？名字取得倒斯文，可是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人太多了，令我不禁要怀疑这人脾气是不是特禽兽。但是，冷气机怎么和会长走在一起？杨会长亲热地叫冷气机“先悠”，他们应该很熟吧？

难不成冷气机就是会长的那个朋友？

如果是这样，那冷气机不就是懂跆拳道的那位？哎呀我的妈呀，想到这里，我仿佛听到我的心脏“嘎嘣”了一下，原来刚刚踩他一下，他没顺势一脚将我踢飞出去，已经对我很仁慈，我不但没道歉，还不识相地在那里教训他。

那种脸会让人家的恐惧感又增一分！恐怕这个“先悠”现在不抬着拳头，我也会要倒了。想像自己被踢飞的样子，感觉腿在发软，立马拿起宣传单遮住半边脸，挡太阳的样子，准备溜走。另外一头，招新的音箱里正幸灾乐祸地唱着歌“亲爱的，你慢慢飞……”

我真想给自己插对翅膀。

漂亮会长对着我笑道：“这位同学，你有什么问——”

“没有！我需要考虑一下。”我头也不回地走，走出几米远，便朝我们那个可爱的公主楼狂奔过去，此刻它看上去好像美丽的城堡呢。

我走进家门，心里仍然七上八下。冷气机应该不是校友，很好，至少我的安全系数增大N多。大概是因为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我仍然不停地告诫自己，从此以后，要与人为善，与人为善！

我到底还是有些后怕，怕再遇到冷气机。一口气能吃四到五只冰淇淋，只能证明抗冻能力强，但是他一脚飞过来，我还会有脸吗？那首歌《功夫》唱的是“和我较量太危险，我保证不打脸”，但是冷气机会不踢我的脸吗？会吗？不会吗？不会吗？会吗？

不会吗？

天啊天啊，我居然不知道了。我只知道，今日有“猛鬼上街”，我不该出门的。

“上帝在哪里呢？”我一阵哀叫。

“上帝在厕所里。”厕所里居然传来梁靚的声音。

GOD！

我是回宿舍取图纸的，利用上课时间出入公主楼是最佳选择，不用挤电梯，不用跟美女同行产生自卑，更不用担心有人踩你的脚。

眼看要走到公主楼门口了，只是有人拦路。我晕，大道通天，各走一边，偏偏有人不识相。自从孔庆祥出名后，个人魅力被炒得沸沸扬扬，超女派淑女派野兽派美国派，什么流什么派都有了存